

七彩  
中国人  
丛书

浪漫的

中国人

七彩  
中国人  
丛书

俞灏敏 ● 著

浪漫的

学林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

浪漫的

中国人



俞灏敏 著

七彩**中国人**丛书

主编 钱振民  
曹维劲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的中国人/俞灏敏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12

(七彩中国人丛书)

ISBN 7-80668-193-0

I.浪... II.俞... III.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531 号

## 浪漫的中国人



|      |                                                                 |
|------|-----------------------------------------------------------------|
| 作 者  | —— 俞灏敏                                                          |
| 责任编辑 | —— 黄 晶                                                          |
| 封面设计 | —— 桑吉芳                                                          |
| 出 版  | ——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br>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
| 发 行  |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br>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br>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
| 印 刷  | —— 上海港东印刷厂                                                      |
| 开 本  | —— 850 × 1092 1/32                                              |
| 印 张  | —— 7.5                                                          |
| 字 数  | —— 13.7 万                                                       |
| 版 次  | ——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br>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 4000 册                                                       |
| 书 号  | —— ISBN 7-80668-193-0/G·76                                      |
| 定 价  | —— 13.00 元                                                      |

## 编者絮语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个性,而它的载体则是各个民族的群体或个体的人,不同民族各异的素质,正是从各民族人的思维特征、行为方式中具体展现出来的。由此来说,探求各个民族人的文化品性,成为研究不同民族个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悠长,文化积淀深厚,它在漫长的演化积累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而丰厚的民族性格。站在文化寻源反思的立场,透视剖析我们民族的特性,应是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加以交汇的需要,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课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全面深入检视和审思中国人所具的文化性格,包括他们的情感、信仰、理想以及具体的生活方式,则是一条必不可少的考察途径。这也是我们编撰这套“七彩中国人”丛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以民族性或民众的文化性格而言,它并不是某种积木式的拼合堆积,而是一种有机的复杂的组合体,是历史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长期沉积的集中体现,其中

既有表层的,也有潜质的,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相互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有机关联。透析这一有机的组合体,不仅要着眼于表征,更需深入到内质,并且要探究铸成民族个性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因为“事实上,各国的民族性都是有机的统一体,都可在其赖以生长起来的社会和政治的土壤中得到解释”<sup>①</sup>。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用“疏放”、“幽默”、“优雅”、“浪漫”等名称来形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只是出于某种分类的需要和考察上的便利,而并不是要以此来涵盖和划定中国人的民族品性。事实上,这些品性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他不同民族的身上。我们所要关注的,则是在共同的性格范畴下,我们民族所显示的独特的性格内涵和它们的具体的表现方式,以及孕育它们的土壤条件。也就是说,“疏放”、“幽默”、“优雅”、“浪漫”等质性并不是这套丛书所要着重探究的对象,我们注重的是中国人这些品格中所含的特有的文化素质,以及它们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以此打开了解我们民族性格的一扇窗口。

有时认识自己是一件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的长处,还要正视自己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反思历史,面向现实和未来。

主编

2000年12月

---

<sup>①</sup>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第2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序 说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猛烈而持续,已使中国人习惯以西方为参照系来反观自己民族的性格特征。照来观去,结果看到了一个没有半点浪漫气息的民族,它因循守旧,勤劳节俭,稳健忍耐,知足安分,和平文弱,礼貌客套……对于这些特征,有人概括为“圆熟老到”,有人归纳为“老成温厚”,<sup>①</sup> 仿佛中国人半是滨海商埠的市侩,半是黄土高坡的农民。诚然,若是在他的身上做个切片,放到西方“浪漫”的显微镜下去观察,的确很难找到像法兰西人的风流和意大利人的热情那样典型的细胞。不过千万别由此轻易下诊断,说中国人不浪漫。中国人自有他的浪漫品格,他的生活也自有一番浪漫情趣。这种浪漫不是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它的自然环境、社会风尚和哲学思想培育出古代一簇簇的浪漫之花。

---

<sup>①</sup> 参见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

## 一、瑰丽幻妙的风土滋养

早在两千三百年以前，在中华大地上就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当他的美政理想被朝廷的黑暗吞噬之后，他仍怀着炽热的感情、执着的追求，在幻想中浪迹远逝，到天国去寻找光明。他的心灵插上想象的翅膀翱翔于万里长空，大自然的日月风云、山川草木幻化为奇妙灵变的神谕境界，或恢宏气长，或幽渺情深。

这种洞鉴风骚之情的浪漫，中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刘勰认为是得力于“江山之助”。<sup>①</sup>清人王夫之曾这样描绘楚国所处的荆、湘之地的江山：

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岑峯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也。<sup>②</sup>

浪涌天际的江湖与高峻瘦削的山岭相接，幽茂的山林云雾缭绕，迷蒙的川泽水气氤氲，加之南方气候温润，山坡江畔缀满了无数的奇花异草。这种朦胧幻丽的自然景色为屈原提供了极美妙的想象材料，他那奇特的意象世界正弥漫着南国江山不可掩抑的光怪之气。

“江山之助”，道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事实，那就是大自然对人的滋养熏陶。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楚

① 《文心雕龙·物色》。

② 《楚辞通释·序例》。

国江山的光怪陆离,就不可能孕育出屈原奇幻的想象,他的作品也不会像现在看到的那样飞动灵变,出神入化,而是另换一种风貌,或许就和同时代的荀子所写的《赋篇》、《脍诗》一样,完全以理性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政治思想。荀子是北方人,晚年虽客居楚国,但一直住在兰陵(今山东枣庄市东南),受不到荆、湘一带朦胧幻丽的江山的滋养,因此他的作品没有感染到南方文化的浪漫色彩。

屈原与荀子的例子大概可以说明古代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认识:“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sup>①</sup> 我们常说,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不仅哺育人类的成长,而且陶冶了人类的品性。前人曾比较过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对人的不同影响,一般说来,北方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山川险恶,气候寒冷,物产贫乏,人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因此容易铸成勤劳刻苦、坚韧不拔、务实进取的品格;而南方的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山川秀丽,气候温暖,物产丰饶,人有余闲去品味生活,因此容易铸成悠游自在、潇洒飘逸、耽于玄想的品格。当然,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

再从世界文明史来看,各个民族的品性都或多或少留有大自然陶铸的痕迹。它们之间的差异往往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影响,因为每个民族从地上站起来的第一天起,最先面临的就是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我们不妨先比较一下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三大文明古国的自然环境对民族品性的影响:

---

<sup>①</sup> 《汉书·地理志》。



——希腊半岛重峦叠嶂，绵延的群山把陆地分割得七零八碎，找不到像东方大河流域那样的千里沃野。土地瘠薄，加之夏季少雨，粮食收成不高，食物比较匮乏。因此希腊人无暇去欣赏那山峦起伏的雄伟气势和海涛奔涌的壮丽景象，他们竭力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而形成尊重知识、务实进取、积极拼搏的民族品性。

——印度大河流域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森林茂盛，物产极为丰富。热带雨林的丰厚赐予使印度人很轻易地就能得到物质享受，他们有很多的闲暇，也有很浓的兴趣趺坐在菩提树下，玄思冥想天地日月永恒的宇宙、生老病死无常的人生，以排遣他们精神上的痛苦。优越的自然环境培植了印度民族悠闲自适、注重精神、沉迷于幻想的品性。

——中国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当恶劣，不是寒冷枯寂的荒漠，一望无际的流沙，就是荒无人烟的雪山，瘴气弥漫的密林。但是内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却有大片松软的平原，土壤肥沃。先民们最早就是在那些平原上开发农业，进入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与希腊相比，虽可说得地之利；与印度相比，却不能说得“天”独厚。梅雨和台风常常使降雨量突变无常，旱涝灾害无情地打击“靠天吃饭”的农业，上古十日并出和洪水横流的神话传说正是以荒诞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当时这种严酷的现实。中国的自然环境介于希腊的恶劣与印度的优越之间，受其滋育的中华民族的品性似乎也介于希腊人的现实与印度人的浪漫之间：虽不像希腊人那样充满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积极进取的

精神,却有他们那种务实的性格;虽不像印度人那样爱好躺在大自然的温床上幻想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却有他们那种悠闲的情趣。

由于气候的不利影响,先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抢季节,争时间,加倍地辛勤劳作,从而培育出一种非常务实的性格。请看《诗经·豳风·七月》所描写的黄河中游一个农业部落的生活,春耕秋收,采桑织丝,劳动紧张繁忙,到了农闲季节,也还是如此: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承屋,其始播百谷。

秋天收完了庄稼就去盖房,白天大茅丝,晚上搓绳绞,偷空赶快修理自己的野庐小屋,因为春耕马上又要开始了。农闲不闲,则农忙更忙。诗中按时序次递展开各种农事活动的描写,在一年四季的忙忙碌碌中,先民们完全遵循自然界四时变化的规律行事,体现出一种“凡举事,毋逆天数,必须其时,必因其类”<sup>①</sup>的实用理性态度。他们很少去探究自然灾变的原因以及命运这类玄奥的问题,而是热烈地拥抱现世实实在在的生活: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飧,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庆贺丰收的盛筵多么热闹,宰杀一头头羔羊,斟上一杯

<sup>①</sup> 《礼记·月令》。

杯甜酒，大家走进公堂，互相邀饮，举杯祝贺，祝这样的人能够永恒长存。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山川资源比较丰厚，人们可以在松软的平原上种植谷物，在清浅的河水里捕捞鱼虾，在茂密的山林中狩猎禽兽。温饱有余的生活使他们有机会去品味生活的情趣，追求某种精神享受。如同样是在黄河中游，那里“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sup>①</sup> 陆地的物产竟然像大海无所不有的蕴藏那样丰饶，而且幽篁燧密，林障秀阻，构成赏心悦目的自然胜景。在这种足以满足人的身心两方面需求的环境中，生活也就变得富有情调了。比如，一个秋天的清晨，河畔芦叶萧萧，荻花苍苍，上面闪耀着晶莹的露珠。一位青年男子在河边徘徊，那清秋晓景勾起他对“在水一方”的恋人的思慕之情。于是他逆水上寻，但清水悠长，道路险阻；顺流下觅，却只能见到她绰约的身影，仿佛就在水中的小洲上，可望而不可即。然而，他仍不停地寻觅着，执着地追求着，似乎一定要得到心中渴望的“伊人”的爱情。这就是《诗经·秦风·蒹葭》所描写的那片富饶土地上人们情感生活的一个侧面，诗中朦胧空灵的清秋，若隐若现的“伊人”，以及男子恍惚惆怅的心情，融汇成一种“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sup>②</sup> 那位追寻情感生活的男子和《七月》诗中一年四季忙碌不停的农夫都是黄土高原的儿子，他们受到同样的自然环境的滋养

① 《汉书·地理志》。

② 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第123页。

和陶铸,完整地体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既现实又浪漫的品格。

中国人的浪漫有了它根植的温床,更有培育它成熟、能激发出像屈骚那样的奇光异采的自然风光。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不仅土壤肥沃,而且景色瑰丽,真正称得上是“江山多娇”,引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它唱赞美诗。中国山水诗、山水画汗牛充栋,数量之多恐怕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且不论那些充满作者钟爱之情而多溢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还是来看看北朝地理学家酈道元的《水经注》对黄河、长江及其两岸的雄姿英态所作的比较客观的描写:

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  
……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  
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  
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濤波颓叠,迄于下口。

两岸连山,略无阙出。重岩叠障,隐天蔽日,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春冬之时,则素湍  
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  
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  
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  
绝。

前一段写黄河龙门的景象:两岸石壁如刀削般陡  
峭高峻,累累巨石岌岌可危地压夹着河水。河水从中  
穿射而出,湍急直泻,卷起万丈巨浪,前涌后推,如群山  
逶迤奔腾。翻滚的波涛怒击拍打着岸石,溅起千层水

珠,化为浮云般的水气,飘荡在石壁间,令观者惊心动魄。这种自然风光是何等的雄浑壮丽!

后一段写长江三峡的景象:绵亘七百里的崇山峻岭直刺云霄,只有到正午或半夜,才能见到当空高挂的日月,江水从这样高的地势沿峡谷往下冲泻,其湍急是可以想见的。两岸的群山郁郁葱葱,怪柏横出,瀑布飞挂,倒映在清澈的江水中,山色与水光融为一体,具有无穷的情趣韵味。山林中又传来阵阵凄厉的猿啼,回荡在那幽寂的山谷中。这种自然风光又是何等的秀美幻妙!

这样的山水足以令人陶醉。陶醉的中国人似乎从生生不息的自然中看到了生命的真谛,有人曾这样评说:

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与西方不同,自然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其真力弥漫,贯注万物,因此自然是无穷的……人和自然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因为人类生命与宇宙生命乃是融贯互通的,泯化并进的。<sup>①</sup>

正是带着这种生命激情,中国人把自己投入自然的大化之流,巍峙的山、流动的水,成了他神游的宇宙,“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生机流畅、真力弥漫而又雄浑瑰丽、秀美幻妙的自然山水激发了中国人对生命的热爱,

---

<sup>①</sup> 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2页。

培植了他品味人生的情趣,净化了他受到尘染的心灵,丰富了构绘理想生活的想象力,陶冶了他的审美情感,同时为他提供了悠哉游哉、逍遥自适的洞天府地。总之,中国人的浪漫品性是由此滋育出来的。

中国幅员辽阔,南方与北方的自然环境各有自己的风貌。相对而言,南方的山水似乎特别受到造物主的偏爱,将天地钟灵毓秀之气聚于其中,所以山水显得更瑰丽幻妙些。中华人文的浪漫最先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光彩夺目的鲜花,不是偶然的。朦胧幻丽而富有情趣的山水滋育了屈原的浪漫文学,也滋育了庄周的浪漫哲学。它受到中国人的青睐,雄霸了山水诗、山水画的题材,不仅是因为它令人赏心悦目,更在于她让人体会到一种悠闲、恬适、潇洒、飘逸的生活情趣。南朝的陶宏景在《答谢中书书》中与友人笔谈道: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  
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  
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  
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的钟情与体悟。飘渺云海的群峰,清澈见底的涧水,岫嶙斑斓的石壁,四季常青的竹林,晓雾未尽的清晨,夕阳残照的黄昏,构成一个宁静的四维空间。猿鸟啼鸣,游鱼腾跃,使这个空间充满勃勃的生机。这是美的世界,令他陶醉于其中;又是净化尘世情欲的仙都,让他逍遥于其中。据《南史·陶宏景传》记载说,这位道教名流“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

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自己”，而且“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这种品性，这种情趣，正是他所钟情的灵秀的山水陶冶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很浪漫的中国人的夫子自道吧。晚明的屠隆做青浦县令时，“招名士饮酒赋诗，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sup>①</sup>他对当地的自然风光这样描写道：

青浦古由拳地，居云间西鄙，为泽国。空波四周，多鸥鳧菱芡，景小楚楚。每乘月荡漾，如镜中游，九峰三泖落几席。<sup>②</sup>

清波荡漾，秀峰倒映，鸥翔鳧游。菱芡满湖，在月光的笼罩下，景色显得非常清明、空灵、幻妙。他常常偕友乘舟遨游于这苇萧野水间，扣舷击节，仰天放歌。后来他迁礼部主事，任职北京，当京都“回飙薄人，吹沙满面”时，他“又密想江南之清溪碧石，以自愉快”，并超然地甩出一句奇语：“吾面有回飙吹沙，而吾胸中有清溪碧石，其如我何？”<sup>③</sup>在京城混浊的生活中，他一直缅怀着江南湖畔那段悠闲飘逸的人生，在给明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

① 《明史·屠隆传》。

② 《青溪集序》，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卷四。

③ 《答李惟寅》，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卷四。

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sup>①</sup>

多么瑰丽幻妙的景色，多么悠闲自在的生活，没有一丝汗味，没有半点尘嚣。他对江南的风土记得那样刻骨铭心，以致常常身处京城巍阙之下，心游清波明沙之上，在想象中浪漫一番，藉以自慰。

正因为中国大地尤其是南方的自然山水滋育了中国人富有浪漫情趣的品性，提升了他们对生活品位的追求，中国人才这样地钟情于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然的怀抱中去。

## 二、社会风尚的影响激发

在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机制中，有先天的秉赋，有后天的染习，因而周围环境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民族的品性铸成也是如此，风土的滋育使他得到禀受于自然的天性，这种天性经过社会风尚的浸染才具有鲜明的性格特色。中华民族的浪漫品性的形成就深深受到社会风尚的影响。

远古的社会风尚已经不可考见了，留传下来的只是神话与传说。不过从龙飞凤舞的图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凝聚于其中的中华始祖们的浪漫想象，以及他们围绕图腾跳舞时所注入的如醉似狂的情感。他们非常喜欢歌舞，这在古书上多有记载，如“帝俊有子八人，

<sup>①</sup> 《在京与友人书》，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卷四。



是始为歌舞”，<sup>①</sup>“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sup>②</sup>“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sup>③</sup>用敲击石器的劳动工具作为打击乐器伴奏，随着强烈的节奏，时而操着牛尾，时而模仿野兽的姿态手舞足蹈，同时嘴里还唱着反映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信仰的歌词，这正是中华民族最原始的歌舞。一些上古器皿的纹饰中也绘有歌舞图案，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是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彩陶盆，上面生动地谱写了先民们的身态舞姿：

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弁。每组外侧两人，一臂画为两道，似反映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而频繁之意，人下体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为两腿无疑。而下腹体侧的一道，似为饰物。<sup>④</sup>

这饰物很可能就像葛天氏跳舞时所操的“牛尾”一样，是条装饰性的“尾巴”，大概是舞蹈者化装成鸟兽的形象。他们手拉手，迈着轻盈的舞步，姿态优美，动作整齐。这种舞蹈形象不管是属于图腾活动，或包含娱神成分，还是表示“先民们劳动之暇，在大树下小湖边或草地上正在欢乐地手拉手集体跳舞和唱歌”，<sup>⑤</sup>其所蕴

① 《山海经·海内经》。

②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③ 《尚书·尧典》。

④⑤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